陆龟蒙诗歌思想艺术探微

□ 曾美桂

摘　要:晚唐诗人陆龟蒙诗歌艺术上较成功的是五七言绝句,尤其是那些描绘自然风光和抒写隐逸情调的七绝,流露出鄙薄名利、清净淡泊的情思和境界,形成江湖隐逸诗风。另外,他还有一批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不满,并且对统治者进行了大胆、泼辣的讽刺与谴责的诗歌。这部分诗歌创作继承了儒家实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主流传统,强调文学要服务于社会政治,批判现实。

关键词:陆龟蒙;诗歌;遁世;关注民生;愤世嫉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8402(2007)11- 0097- 03

在中国文学史上,陆龟蒙的成就主要在诗歌和小品文方面。他的小品文,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主要收在《笠泽丛书》中,这些作品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或用譬喻,寓言,借物寄讽,或用历史故事,托古讽今,讽刺性很强。如《野庙碑》,借描述土木偶像的形象和评议鬼神的罪过,来揭露、抨击封建官吏,说他们"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天下之忧,当报国之日,则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陆龟蒙的小品文:"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1]

陆龟蒙写了大量的诗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批判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 数量较大的是一批抒写个人遭遇和内心情感的诗歌,其中包括表现隐逸思想的闲适诗,以及大量的唱和诗。其唱和诗往往被视作玩文字游戏、弄技巧之作,枯燥呆板,缺乏艺术情趣和现实价值。因此,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者把目光放到陆龟蒙身上,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如李峰、王立群、陈汉英等对他的生平考证、愤世诗风、文艺思想做了简单的论述。本文就其诗的愤世和隐逸两种风格进行论述,以探讨诗人内心的矛盾及其诗歌艺术的成就。

陆龟蒙诗歌艺术上较成功的是五七言绝句,尤其是那些描绘自然风光和抒写隐逸情调的七绝,流露出鄙薄名利、清净淡泊的情思和境界,形成江湖隐逸诗风。另外,他还有一批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并且对统治者进行了大胆、泼辣的讽刺与谴责的诗歌。这部分诗歌创作继承了儒家实用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主流传统,强调文学要服务于社会政治,批判现实,一定程度上真实的展现了唐末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深刻的反映了历史现状。

一、愤怒的咆哮

和他的讽刺小品文一样,陆龟蒙关注时世,描写民生疾苦,揭露指责统治者的诗歌,也很有力度,痛快淋漓,沉痛有力,真挚感人。

首先,陆龟蒙讽刺小诗最有力的代表作是《新沙》:

渤解声中涨小堤,

作者简介:曾美桂(1967—),福建南平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博士,攀枝花学院中文教研室主任。

官家知后海鸥知。
蓬莱有路教人到，
亦应年年税紫芝。

这首诗通俗，简单明了。写的是海边日积月累形成了一处沙地，“先知先觉”的高高在上的远离生活的官府立刻知道了沙地的存在，然后天天翱翔海上的海鸥才知道。蓬莱仙岛要是有路，使人能够前去，也应该每年纳紫芝税。十分荒诞的画面，诗人从立意到构思，从遣词到造句，极尽夸张，运用超乎常理的假想，把貌似出乎常情之外的现象写得在情在理，表现出隐而未显的客观事实的真相，深刻的讽刺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贪婪无度、无孔不入。这篇短诗语气诙谐，平淡，轻松，也正是这种看似的表面现象，揭示出了最实在的内部本质。诙谐的语气与假想的官家的行为结合起来，组成一幅十分搞笑的图画，好比黑色幽默一般，在无可奈何的嘲讽之中，把现实世界里混乱不堪的官场的虚伪、贪婪和劳动人民最美好的憧憬对峙起来，并且加以放大、变形，使之显得更加荒谬、可笑，同时又感到压抑、苦闷与难受，从而其间的讽刺力量也格外突出有力。诗人的无可奈何，连同如潮涨般的愤怒也都不言而喻。

再看《筑城词》之二，讽刺将军们为求功高不顾民命的行为：

莫叹将军逼，
将军要却敌。
城高功亦高，
尔命何足惜！

正话反说，对统治者们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践踏民众，不顾民众死活的行为，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和谴责。

陆龟蒙不仅大胆的讽刺批判了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剥削与压榨，对负恩跋扈的藩镇，专权祸国的宦官，以及昏君庸臣与贪官悍吏也予以大胆嘲弄与抨击。《杂讽九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尖锐的指责了朝廷内部的矛盾和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丑陋嘴脸。他批判奸谗小人舞弄是非、制造事端的卑劣行径，谴责朝廷排斥贫贱、堵塞贤路，皇帝听信谗言、昏庸误国。诗人清醒的看到朝政的问题，痛心疾首于朝廷的昏庸无能与黑白不分，同时也深深无奈于自身的不遇，无人理解自己的凌云壮志，如《杂讽》之九：

朝为壮士歌，暮为壮士歌。
壮士心独苦，傍人谓之何。
……
严霜冻大泽，僵龙不如蛇。
昔者天血碧，吾徒安叹嗟。

另外，他还有一系列描写人民生活苦难为他们鸣不平的诗歌，深刻的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万户膏血穷，一筵歌舞价。安知勤播植，卒岁无闲暇。”（《村夜》）“水国不堪旱，斯民生甚微。”（《水国诗》）“此时淮海波，半是生人血。霜戈驱少壮，败屋弃羸耄。践踏比尘埃，焚烧同稿秸。”（《奉酬袭美吴中苦雨一百韵》）等等，字字泣血，句句见泪，动人至深。

《五歌·刈获》描述的是，灾荒年里，天公不作美，野鸟、鼠类也横行、打秋风，与人争食，更可恨的是“今之为政异当时，一任流离恣征索。”不仅不顾人民已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还要雪上加霜，恣意征收赋税徭役。矛头直指统治者，他们直接造成了百姓民不聊生、苦难重重的的悲惨遭遇。诗人明确指出，今之当政者，已经不是从前能为民请命，“鲁饥尚责如齐粲”的贤能之主了，他们如同虫豸一般，与百姓抢食，如吸血虫般吸干百姓的血。诗人愤怒了，平静的叙述下，澎湃着作为诗人的激情，作为儒家学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民请命的责任与豪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文人的正常反应，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拯救苍生为己责。同时，诗人也无奈了，毫无作为与无能为力的现状，让他在呐喊之后，生出深深的悲哀之心和遁隐之心。

二、故作淡定的吟哦

在古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所珍视的独立高洁的人格与黑暗污泥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追求往往因受阻而退而求其次，更深的缩回内心深处，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共鸣与契合。陆龟蒙辗转于仕途与民生的苦难多灾之间，虽然从不放弃功名的渴望与希冀，却更多的无奈于黑暗的浓重与无可阻挡，他终于选择了陶渊明的方向和生活方式，大量的带着自我情感的描写自然风光和隐逸生活的诗歌诞生了。

如果说陆龟蒙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诗歌，具有极高的现实主义即实用价值的话，那么，他故作淡定的吟哦的这部分诗歌应该可以说具有相

当高的艺术水平，描绘了大量优美的自然风光，抒写了诗人的隐逸情怀，清新，自然，淡雅，闲适，颇具审美价值。

《白莲》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素藕多蒙别艳欺，
此花端合在瑶池。
无情有恨何人觉，
月晓风清欲堕时。

非常美的意境。白色的花常常容易被一些色彩艳丽的花比下去，然而这么淡雅纯洁的白莲，应该生长在瑶池里。白莲好似无情，却又似有无穷的幽恨，在晓月风清，无人知觉的时候，白莲轻轻摇曳，花瓣在风里将落未落，飘然欲仙子。花似人，人亦似花，有情又无情，无情还有恨。诗人的情感显而易见，诗人的形象呼之欲出。莲，向来被文人们视作高节情操的象征，周敦颐的《爱莲说》是典型的代表，“出淤泥而不染”从此成为莲的最高形象标语。诗人以白莲自喻，表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尽管时风不振，自己却甘于默默无闻的隐逸，坚守纯洁的品性。然而，诗人毕竟不是白莲，孤芳自赏、怀才不遇的诗人，始终还有淡淡的落寞，和对世情无可奈何的牵挂。

诗人另一首《晚渡》，则要显得更加平和宁静安详：

半波风雨半波晴，
渔曲飘秋野调清。
各样莲船逗村去，
笠檐蓑袂有残声。

首句犹如“半江瑟瑟半江红”，一江风景，两种风情。这秋日的野外，渔歌的调子也显得格外清幽；天色渐晚，采莲的船相互喧哗着回向村庄，江上留下一片斗笠、蓑衣摩擦的余音。整个诗的格调十分清新、自然，静中有动，闹中取静，更显清幽境界。相比起诗人那些描写人民灾难生活的诗篇，这里的境界，尽管透露出诗人独留江上的孤独、清冷的情绪，也可以称得上难得的世外桃源了，人民安居乐业，集体劳作，和睦相处。难得的安宁。

这些描绘自然风光和抒写隐逸情调的诗歌，《怀宛陵旧游》，《和袭美春夕酒醒》，《丁香》，《太湖叟》，《桃花坞》，等等，都具有一种淡泊情思和境界。就像陆龟蒙在《甫里先生传》中所说“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则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凌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淡而后已。”平淡是他追求的最高诗歌境界，他在诗歌中也刻意的表现出来那种平淡、清净的诗歌意境。然而，在他着意的追求那种世外桃源生活与意境的过程中，一直牵绕着他的还有功名，还有人民水生火热的生活，混乱不堪的社会，昏聩奢靡的国家；而他所表现出的那份宁静恬淡与超脱，恰似大海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却暗藏波涛汹涌，其静穆的深处隐藏着忧愤，飘然的外表下掩饰着的则是一颗从未超脱过的“到死不开豁”[8]的灵魂。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完全的置身事外，怡然于山水之间。因此，在他的这些风光如画、貌似和谐宁静的隐逸生活的诗篇中，常常带着若有若无的叹息与苦闷，环绕着淡淡的感伤情绪。陆龟蒙凭借着隐逸诗歌汇入了晚唐时期感伤诗风的主流。

三、诗人的矛盾

乱世中的诗人，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生命、对人生都怀着极大的悲悯，因此他们在灾难不断的时代，面对艺术、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不平衡，自身的抱负无从施展，人民的疾苦无从解决时，内心滋生出巨大的苦闷、忧惧与伤痛，他们既无可奈何于现状，又试图身体力行的追求一种拯救或者解脱的方式。于是，内心的哀伤与沉痛和外在的超然结合，便产生了包含着巨大伤痛力量及悲悯情怀的对生命对人生无限热爱的执著与逃遁之间的矛盾，幽深的孤独感、哀伤情绪以及对时代的痛心疾首也时常萦绕在他们心头。

正是这两方面的激烈矛盾冲突，煎熬着诗人陆龟蒙的心，它们在诗人的诗歌中表现为愤世嫉俗、关注民生与抒写自我情感、向往隐逸两种极端相反的风格，前者数量不大，但却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激昂愤世诗歌的杰出代表，后者清静淡泊，具有一种遗世忘情的悠远朴拙的情味，也是唐末隐逸诗风里少有的优秀诗篇，有类陶渊明的诗风。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成就，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注解：

[1]《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责任编辑：陈 执）